

蚀心绝恋

壹



淡漠的紫色 / 著
DANMODEZISE
WORKS

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她决心委身魔鬼，嫁入豪门，戴上王冠。 / 就注定要承受蚀心之痛，走出一条血路，与他上演一场辗转反爱……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蚀心绝恋

INHIBITION
OF HEART
LOVE

壹

淡漠的紫色 / 著
DANMODEZISE
WORKS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蚀心绝恋. 1/ 淡漠的紫色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291-6

I. ①蚀… II. ①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4720号



书 名 蚀心绝恋. 1
作 者 淡漠的紫色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悦
责任编辑 姚丽
文字编辑 崔悦 孙同兴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50千字
印 张 33.5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291-6
定 价 55.0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CONTENTS

- 01 刻骨铭心 / 1
- 02 情潮暗涌 / 38
- 03 心的悸动 / 76
- 04 爱恨交缠 / 118
- 05 欲加之罪 / 155
- 06 狂肆无情 / 189
- 07 新婚之夜 / 220
- 08 勾魂夺魄 / 247



目录
CONTENTS

- 09 深深眷恋 / 277
- 10 温柔缠绵 / 314
- 11 怕失去她 / 350
- 12 彼此折磨 / 386
- 13 精彩时刻 / 422
- 14 B市之旅 / 450
- 15 超酷暴帅 / 478
- 16 灵肉结合 / 506

刻骨铭心

小小的卧室里，雅洁而干净，为数不多的几件家具陈列得整整齐齐，镜子里映出一件艳红色的缀上花朵的长裙，淡淡的香气散发到房间的各个角落。

白皙修长的手指，轻轻抚摸着裙子上的花朵，手的主人，是个容貌绝美脱俗的年轻女子。

她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直发，身材纤细均匀，凹凸有致，最吸引人的，当属那张精致完美的俏脸。她皮肤很白，宛若凝脂，细长而弯的柳眉底下，是一双纯澈晶亮的眼眸，黑白分明，凄清如水，美丽如画。那鼻子，也是挺直小巧的，樱唇不点而红，泛着一层娇媚的绯色。

美得几乎令人屏息的她，本应意气风发和璀璨照人，可她的表情却带着一种叹不尽的辛酸、凄然和孤苦，特别是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似乎承载着无数往事，或者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眼前这条裙子，是三年前，她最爱的男人亲手设计的，他有着一副高大挺拔的身躯，一张比任何当红明星都俊美帅气的面容，他的性格狂傲不羁，我行我素，举手投足间具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让人深深着迷和无可自拔，她也不例外。

第一次与他相遇，第一次与他牵手，第一次与他拥抱……彼此间的点点滴滴，她都记忆犹新，而最为刻骨铭心的，是他们在一起的第一次。

那天是情人节，他把她带到他租赁的地方，简单的屋子中央垂挂着的一件红色长裙，在徐徐微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浪漫轻柔的音乐蔓延到各个角落，让人的呼吸顷刻间变得浓厚、急促，那一刻，她仿佛在做梦，如痴如醉。

他牵住她的手，慢慢走近那条裙子，引导着她一起抚摸上去，她立即感到一股

轻柔冰凉的感觉，美目倏忽睁大，惊奇地看向他。

他性感的薄唇往上扬起，勾出一抹迷人魅惑的笑，然后，极具磁性的声音响起，“知道我前几天为什么没时间见你吗？”

她咬唇，一脸迷惑地摇头，水眸下意识地重返裙子上。

他强健有力的臂弯拥住她，愉悦自豪地相告：“不错，因为它！整整100个小时，我不休不眠，终于赶在今天中午完成，小东西，这是我献给你的情人节礼物，my honey, I love you！”

眼中的疑惑瞬时被激动和震惊所覆盖，她恍然大悟，再次伸手抚上长裙，继续享受那美妙的触觉，继续深深感动和狂喜。

红色玫瑰花，从身上一直垂到地面，构成裙子的整体架构，金箔装饰的卡门玫瑰和黄菊点缀裙摆，紫罗兰和满天星则构成裙边，全是真花，每一朵都鲜艳娇嫩、馥郁芳香，凝聚着他的聪明、才气、智慧、心血和爱意。

似乎感觉到她的欣喜与激动，他低沉的声音也兴奋起来，“喜不喜欢？喜不喜欢我为你制作的礼物？来，把它穿上，让我看看它在你身上绽放的美丽，让我看看你在它的衬托下更迷人。”

她不作声，一瞬不瞬地望着他，而后，用力地点了点头。

他刻不容缓地取下长裙，小心翼翼地套到她的身上，完毕后，看着她，呆了！
好美，真的太美了！

望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她也醉了，她从没见过自己这么漂亮动人的样子，因为他亲手设计的这条裙子，因为他真挚浓烈的爱，她变得更美、更醉人。

在他的鼓励和要求下，她随着音乐轻盈起舞，花瓣也顺着她身体的摆动而自裙子上剥落，片片殷红，在她身体周围飘飞、洒落，她宛如一个降临人间的精灵，把他迷得神魂颠倒，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抱住她，亲吻她。

那一夜，在无尽深情的爱海里面，她痛并快乐着，为他绽放自己的美，而他，对她许下了一生一世的承诺……

“芊芊，吃饭了，芊芊……”

蓦然间，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起，伴随着两声呼唤，将凌语芊从美好的回忆中唤醒。

她定一定神，朝外面应了一句，继续一瞬不瞬地盯着眼前的裙子，约有半分钟之久，终怅然若失地收起目光，步出卧室，来到客厅。

小小的客厅里，一台老式电视机，一套松松垮垮的褪色沙发，一张陈旧的饭桌和几张同色系椅子，这便是如今凌家的全部家私，简陋、拮据，却陪伴了她们

三年。

饭桌上，摆着简单普通的四菜一汤，可对她们来说已算是很好的饭菜。

一个年约十八岁的少女已在饭桌边吃饭，扎着两条小辫子，容貌虽不及凌语芊的绝美脱俗，但整体轮廓非常相似，这便是最让凌语芊放心不下的妹妹——凌语薇。

“姐姐，吃饭喽！”凌语薇一手扶着碗，一手拿着筷子歪搁在碗上，冲她憨笑。

凌语芊回予微笑，美眸习惯性地看了一下窄小的四周，笑容渐渐隐起，对母亲讷讷地问出：“爸还没回来？”

正在盛汤的中年妇人，身体猛地僵了一下，伴随着的哀伤瞬间飞逝，数秒后，若无其事地把汤放到凌语芊的面前，神色尽显疼爱，“来，趁热吃。”

凌语芊便也不多说，在母亲坐下之后，开始进食，刚吃到一半，父亲回来了。

跟平时一样，父亲精神颓靡，走路颠颠颤颤，带着一身酒气。

凌语芊和母亲几乎是同一时间放下碗筷，双双起身迎上。

“爸，怎么又喝这么多酒，会伤身的。”她边搀扶着父亲，边轻声地说道。

父亲不领情，怒斥道：“你这是在关心我？假如你真当我是你爸，当年就不该那样害我！”

“不是说过的事别再提了吗？还有，女儿怎么不关心你了？在这世上恐怕没人比芊芊更关心你。”母亲忍不住为她辩护。

“哼，是吗？现在才晓得关心我，我呸！当年我给她安排好路，她不照着走，偏鬼迷心窍跟那穷小子，好了，如今我落魄了，都是她害的，是我最宠最爱的女儿害的！”父亲咬牙切齿，手臂用力一甩，把凌语芊和凌母都挣脱开，继续左晃右摆地走到破旧的沙发那儿，先是朝着松垮的沙发踢两脚，然后整个身躯倒下去。

“爸爸，喝水！”凌语薇也跑了过来，手里端着一杯温开水，怯怯地看着父亲。

可惜回应她的，是父亲狠狠地挥开杯子，伴随一句厌恶的怒斥：““傻子，给我滚开！”

铿——

玻璃破碎的声音，在这小小的屋子，震耳欲聋。

凌语薇吓得迅速抱头退到墙的一角，大哭出声，“我不是傻子，我不是傻子，姐姐说我不是傻子。”

凌语芊赶忙追过去，心如刀割地搂她入怀，“薇薇，别怕，薇薇——”

“姐姐，你跟爸爸说我不是傻子，我只是患了一种病，所以才不懂事，这是你跟薇薇说的，请你也跟爸爸说。”

“嗯，薇薇当然不是傻子，绝不是傻子。”凌语芊强忍着内心的巨痛。

母亲也走过来，柔肠寸断，“薇薇别哭，你爸醉了，他在胡言乱语，别理他，咱们别理他。”

“薇薇，还记得姐姐平时怎么教你的吗？做人要勇敢，要坚强，别让家人担心，薇薇你瞧，妈哭了，因为薇薇伤心，妈也难过地哭了。”凌语芊继续忍着不让眼泪流出。

可怜乖巧的凌语薇，总算平复下来，泪眼婆娑地看着姐姐和母亲，白皙娇小的手突然缓缓抬起，替母亲抹去眼泪。

凌语芊趁势扶起她，与母亲一起，三人重返饭桌边。

此时，父亲已醉得沉睡过去，发出呼噜呼噜的鼻鼾声。

大家继续吃饭，凌语芊眼眶里，一直噙着泪。

身为女儿，自己确实不孝，然而自己真的无法答应与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共度一生，所以，即便父亲再骂再怒，她都忍着，因为这是她欠父亲的，倘若挨骂能让可怜的父亲好过一些，她愿意，尽管她的心是那么痛，痛得几乎痉挛。

可是，她不希望妹妹受牵连。

妹妹一岁的时候，发高烧抢救不及，导致烧坏了脑子，明明是十八岁的大人，却只有八岁小孩的智商。一直以来，父母都没放弃妹妹，对妹妹疼爱有加，还不断求医，希望能将妹妹治好，直到三年前，父亲公司倒闭，求医的事也就此耽搁了下来。

其实，去年就有个名医说治好薇薇的概率很大，无奈费用很高，根本不是现在的凌家能负担得起的，从那以后，父亲总会借酒醉来骂薇薇是傻子。

父亲那样骂，无非是想报复凌语芊，让她内疚、伤心、痛苦，如果当初她没有临阵退缩和逃跑，如约嫁给那个富二代，父亲的公司便可起死回生，薇薇的病说不定也能治好。

滴——滴——

悦耳轻柔的手机铃声蓦然响起，打破屋里的愁云惨雾。

凌语芊接通手机，是公司打来的，说总经理要她马上回公司。听着对方很急很严肃的语气，她连忙点头应好。

电话刚挂断，母亲关切询问：“怎么了？”

“公司说有急事，要我回去一趟，妈，你和薇薇慢慢吃。”凌语芊如实相告，

再次安慰妹妹，“薇薇，你乖乖和妈妈在家，记住姐姐的话，做一个让妈妈高兴欣慰的好孩子，嗯？”

“薇薇知道，姐姐路上小心。”凌语薇已恢复常态，水汪汪的大眼睛透着对姐姐的关心。

凌语芊摸摸她的头发，回房换衣服，在母亲和妹妹的目送下走出家门，坐计程车直达她上班的地方——华尔顿酒店。

她一下的士就疾步走，不料走着走着，整个人像是被雷电劈中一般，浑身僵住了。

只见那雄伟气派的酒店旋转玻璃门里，阔步走出一个高大挺拔的年轻男子，面容俊美绝伦，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宛若鬼斧神工雕刻而成的希腊塑像，一双英挺的剑眉下，冰眸幽暗邪魅，狂傲不羁，鼻子挺直而自信，薄唇冷冽而性感，可以媲美顶级模特儿的身材裹在一袭剪裁恰当的黑色西装下，窄身的款式恰如其分地将他修长的身段衬托得完美无瑕。

天……佑？

正从酒店出来的人，是天佑？

好像不对，天佑平时穿的是衬衣牛仔裤，这个男人却西装革履，且浑身散发着一种冷漠高雅、威震天下的王者之气。

难道是幻觉？凌语芊忍不住揉了揉眼睛，再度看向那个身影。

不是幻觉！那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人，与天佑拥有一模一样外表的男人，那面孔，那身材，早就深深印刻在她的脑海，如今看来，还是那么熟悉，熟悉到好像是她身体的一部分，熟悉到，她的内心已经起了强烈的反应。

顷刻间，欣喜若狂的感觉潮水般地跃上她的心房，停止的双脚又开始迈动，她飞速冲过去，可惜，那人已坐上轿车，扬尘而去。

“天佑——天佑——”她唤道，不假思索地朝车子追去，跑出酒店门口的广场，跑到车来车往的大路上。

宽阔的道路顿时变得混乱起来，大家无不惊诧，还下意识地放慢车速，注意力皆集中在那抹亡命奔跑的倩影上。

这……是在拍电影吗？电视，又或者是广告？然而，并没摄影队！

拼命追赶中的凌语芊，丝毫不知自己成为路上的焦点，她嘶声呐喊，拼命猛追，天空刚下过一场大雨，路面极滑，由于跑得太快，她跌倒了好几次，可她都没理会，爬起来继续追。

但她毕竟是人，速度根本不及轿车，不一会儿，车子越来越远，渐渐不见踪影，她终慢慢停下，无力的身体跌坐于地。

由于刚才的追赶和摔跤，她的头发变得凌乱，衣服也弄脏了，她都毫无知觉，呆滞的双眼紧盯着车子消失的方向，失魂落魄地呢喃：“难道不是他？难道是自己幻想？自己对天佑思念成痴，眼花缭乱，以致产生了幻觉？又或者，她直接把别人当成了天佑，一定是，一定是这样……”

可惜，泪水还是无法抑制地夺眶而出，扑簌扑簌地往下直流，视线模糊了，周围的景物也一片朦胧，她依然目不转睛地看着远方，看着刚才那辆车子消失的方向，直到她的手机再次响起。

她的小手摸索着，从口袋掏出手机，凭感觉按了接听键，眼泪仍悲伤地落下。

“凌语芊，你怎么还没到？再给你五分钟，立刻给我滚回来！”电话里传来一阵气急败坏的责骂，声音十分尖锐，几乎要刺破人的耳膜。

凌语芊待那边停下约有数秒，又即将再出声催促她给答复时，终无力地应了一声，“哦，知道了。”

收起电话，她又朝着远方看了一眼，这才转身往回走，低着头心不在焉，仿佛走在一个无人的空间里，对周围人们投来的好奇眼光依旧没有丝毫的觉察和在意。

她边走边抹泪，调整和平复着心情，奈何心中还是抑制不住地回想刚才的情景，以致到达经理室已是20分钟过后。

除了总经理，那个素来以尖酸刻薄、仗势欺人闻名的采购部经理也在，刚才那个火爆的电话，正是他打的。

此刻，他继续拿着鸡毛当令箭，给她一顿教训，“好你个凌语芊，竟敢一而再、再而三迟到，你眼中还有没有总经理！”

凌语芊当他狗吠，灵气的水眸直看向大椅上的中年男人，轻声道：“总经理，请问您这么急着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吩咐吗？”

“我刚收到1510总统套房的贵宾对你的投诉，到底怎么回事？”总经理也不拐弯抹角，神态严肃地盯着她。

凌语芊心头倏忽一颤，1510号房，那个德国客人！

“身为公关部主管，你应该明白客人就是上帝这个道理。更何况这个德国客人是我们酒店的贵宾，你倒好，没能对贵宾服务周到也就算了，竟然还出手打伤贵宾，现在客人投诉你了，看你怎么办？”采购部经理再度煽风点火，幸灾乐祸。

凌语芊眉头皱得更紧。不错，那个德国客人是酒店的大客户、VIP贵宾，一年当中与他有关的业务几乎占了酒店营业额的百分之五，但他却是个老色鬼，经

常借各种机会对她出言调戏，动手动脚。为保住工作，每次她都极力忍耐，直到昨天，他借酒行凶，把她叫到他的房间，要她陪他上床，她不肯，他就硬来，奋力挣扎之际她将他的脸抓破，然后仓皇逃跑，想不到……他竟然恶人先告状，先来投诉她。

凌语芊纯澈晶亮的眸子，坦荡荡地看着总经理，说出真实情况。

然而，她没有得到支持和谅解，总经理听完后，沉吟片刻，面无表情地道：“你现在马上去给客人道歉，征得客人的原谅，想办法让他取消投诉！”

“就是，动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怎么跟他道歉！”采购部经理也马上附和，眼神猛地猥琐起来，鄙夷轻蔑地瞅着她。

凌语芊先是一怔，随即悲愤交加地拒绝，“不可能！是他对我耍流氓，他有错在先，凭什么要我道歉？我没报警他就该烧高香了，还要我去认错？没门！”

这时，总经理的态度也冷硬起来，“你说客人对你耍流氓，你有什么证据吗？客人可是说你色诱他，向他索要金钱，他没答应，你就抓破了他的脸。凌语芊，你和客人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管不了，总之，客人的脸被你抓破了是事实，现在客人向酒店投诉你也是事实。事情是你惹出来的，你就得去解决了，不管用什么办法，你赶紧给我去跟客人道歉！”

凌语芊听罢，更是气得浑身发抖，且伴随着一股巨大的委屈和愤怒涌上心头来！证据？房间里没有摄像头，她哪儿来的证据！所有的事情，总经理很明显知道得清清楚楚，却丝毫不为她考虑，这……算什么上司，算什么男人！

抬起头，满脸愤慨，她也冷冷地问了出来，“假如我坚持不道歉呢？”

仿佛早知道她会这么说，总经理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上面清楚写着“解雇信”三个大字。

“那，我只能将你解雇了！”

偌大的办公室，陡然安静下来，直到一阵清脆的高跟鞋声响起。

一头棕红色的大波浪卷发，丰满高挑的身材裹在一袭黑色窄腰及膝短裙内，露出修长白皙的腿，脚蹬一双紫色高跟凉鞋，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美艳、时髦、狂野，这，正是冯采蓝，凌语芊目前最好的朋友。

她今天恰好陪客人出游，回到酒店听到同事说凌语芊遇到大麻烦了，立即赶了过来，正好撞上总经理将解雇信甩在凌语芊面前。

见到她，凌语芊仿佛找到救星，急忙抓住她的手，将事情的原委跟她说了。

冯采蓝听罢，同样皱起眉头，道歉？依她看，这个道歉，不会那么简单的！

在凌语芊肩头轻轻地一按，冯采蓝直截了当地朝总经理道：“客人在几号房，我替语芊过去看看？”

不待总经理反应，采购部经理立刻嘲讽出声，“你？省点吧，客人说得很清楚，必须凌语芊本人向他道歉！”

冯采蓝则回采购部经理一记白眼，不理他，继续看着总经理，“总经理，你该清楚语芊的为人，这次明明是客人不对，你身为上司，理应维护员工。”

可惜，总经理似乎铁了心，依然毫无商量的余地，“她说客人对她耍流氓，可又拿不出证据，客人的脸被她抓破却是摆在眼前的，她也承认了，如今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她好好地……跟那客人道歉，二是拿起这封解雇信，走人。”

冯采蓝彻底恼怒了，见不得好朋友备受侮辱，豁了出去，一把抓过解雇信，气汹汹地吼：“走人就走人，凭语芊的能力和素质，这家破酒店才是委屈了她呢！”

说罢，她拉凌语芊冲出房门，一路狂奔，直到走廊的尽头，还在破口咒骂。

凌语芊不由得出声安抚，“采蓝，算了，别气了，别理他们。”

冯采蓝再骂了几句终于停下，看着手中的解雇信，脸上不由露出了自责的神色，“对不起语芊，刚才……我似乎太冲动了。”

凌语芊摇头，细想起来便渐渐明白是怎么回事。上个礼拜，她无意中识破采购部经理中饱私囊的伎俩，这次的事正好给了他一个机会，所以，不管采蓝有没有冲动，自己的结局都将是被解雇。

真要说对不起，也是她对不起采蓝。

三年前，父亲的公司倒闭，欠下一大笔债。亲戚朋友怕受拖累，纷纷与父亲撇清关系，剩下一些好心的，知道父亲已经无法东山再起，救急不救穷，了不起借个一万几千应付了事。父亲又自暴自弃，萎靡不振，她身为长女，唯有辍学，肩负起养家的责任。

一个大学尚未毕业的女孩，读的又是美术系，在这人才济济的竞争社会，想找份稍微好工作谈何容易。

兜兜转转半个月之后，凌语芊碰上了高中时的同学冯采蓝。当年她曾帮过采蓝，想不到采蓝一直记在心上，得知她的困境，介绍她到自己工作的地方，即华尔顿酒店公关部，一干便是三个年头。

其实，华尔顿酒店的公关部不单纯是负责酒店日常工作的安排和推广，它还暗地里存着一个潜规则，便是专门给一些外国住客或国内游客当三陪：陪游，陪吃，陪玩……

记得当初采蓝跟她提及时，她大大震惊，想也不想便拒绝。采蓝也不勉强，处处照顾她，工作中碰到个别想占她便宜的客人，都是采蓝出面摆平，以致她能安稳无事地在这儿工作，还通过努力进取，半年前被提升为部门主管，可惜，结果还是

无法逃过被解雇的命运。

“对了芊芊，英华大酒店那边正好招公关部高级职员，不如你去试试？”冯采蓝又开口。

凌语芊回神，“英华大酒店，你是指……”

“嗯，就是贺家的酒店。我认识一个同行朋友，是那边的人事部经理，前几天他忽然给我打电话，说公关部招高级职员，问我有没有兴趣，既然今天发生了这事，我想你可以去试试看。”

“让我去？那你呢？”凌语芊再次摇头。英华大酒店是G市首富贺家的一个子公司，是闻名全城的五星级酒店，无论工资福利、工作环境或发展前途等都极好，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单位！

“不打紧，你也知道那边是规规矩矩的酒店，没什么外快可赚，我过去反而不适合，你去最好。”为了说服凌语芊，冯采蓝继续道：“他原本叫我今天给答复，我还打算推掉的呢，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今晚跟他说一声，初试是他负责，走一个形式就行了，复试时你表现好一点，是由贺家的太子爷贺煜亲自负责的。”

“贺……煜？”不知何故，一听这个名字，凌语芊感觉心莫名地荡起一圈涟漪。

“嗯，是贺云清的孙子。据说自小去国外念书，三年前才回国。一开始进公司从底层做起，短短两年便进入董事会，担任总经理一职。他的办事效率极高，有魄力，有手腕，不过性格冷漠倨傲，公司几乎没人看过他笑……”冯采蓝滔滔不绝，发现凌语芊俏脸渐变，赶忙转为安抚，“当然，那只是道听途说，就算他真的冷酷无情，公事上应该还是公私分明的。你不妨试试，凭你的能力，准没问题。”

的确，自己已经没有选择，即便再艰难也得去试试。凌语芊暂时压住满腹哀愁，对冯采蓝由衷道谢。

“没事，小事一桩！”冯采蓝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还刻意转开了话题，打趣道：“对了，你要是真的能去那儿工作，可别忘了我这个好朋友哦！”

凌语芊心潮更是澎湃起伏，忘？怎么会忘！将来，不管自己去到哪儿，决不会忘记这个在自己最艰难时雪中送炭的好朋友，尽管别人总说她泼辣嚣张，可自己清楚，她是个重情重义，做事有原则、有分寸的好女孩。

迎着凌语芊感激的目光，冯采蓝甜甜一笑，拉起了她的手，“来，我去帮你收拾东西。”

凌语芊点头，与采蓝并肩而行，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英华大酒店，是G市最大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之一，当年刚好改革开放，各国

各市的商贾名人十分看好G市，贺云清看准商机，在一台胞亲戚的资助之下带领主修酒店管理专业的大儿子贺一然与二儿子贺一航开了一间招待所，后随着经济蓬勃发展，他又和儿子们大展拳脚，将招待所慢慢演变成现代化酒店，成为内地首批五星级酒店之一，曾获无数殊荣和奖项，威名远播全国。

前些年，贺家还买下酒店附近的地皮，先后建了游乐场、大商场、俱乐部、商业大厦和高级住宅区，六栋摩天大楼环绕一起，富丽堂皇，美轮美奂，成为G市一个备受瞩目的，集工作、居住、娱乐、休闲于一体的繁华地带。

今天并非凌语芊头一遭出现于此，但心情却是最为澎湃激动的。昨天下午，冯采蓝事不宜迟地打电话给那个同行朋友，最后成功为她争取到这个面试机会。

眼间时间不多了，凌语芊停止对周围环境的打量和感慨，正式踏入酒店，根据指示找到采蓝的朋友。

那是一位年约40岁的中年男子，姓夏，和蔼可亲的态度让凌语芊心中安定不少。

“我已从Ada那儿了解到你的大体情况，你填下这份表格，十五分钟后跟秘书上顶楼接受贺总经理复试。”夏先生的目光里满是赞赏和信任，朝凌语芊递来一份应聘表格。

凌语芊满怀感激，一边接过表格，一边郑重道谢。

“Ada昨天电邮给我的那份简历其实也挺好的，不过我们公司有自己的规定，你直接把那些资料搬到这份表格上就行。”夏先生又说道。

“是的，谢谢夏先生！”凌语芊再次由衷感谢，开始埋头填表，填好后，随夏先生的秘书来到顶楼的会客厅。

秘书先行离开，偌大的会客厅里只剩凌语芊，她并膝端坐在软皮大椅上，左右顾盼，环视周围的金碧辉煌与豪华气派，不久，开门声在背后响起。

她赶忙起身，视线转向门口，刹那间，仿佛触电一般，重重震住。

是昨天那个男人！自己在华尔顿酒店门口见到的那个男人！

是天……佑！

自己又见到天佑了！

近距离，她看得比上次还清晰，那高大劲拔的身躯依然裹在一袭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内，俊美的脸庞上，剑眉斜飞，鹰目如炬，鼻梁直挺，薄唇自信地轻抿，随着他的走动，全身散发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霸气。

比起三年前，他更成熟，更稳重，不过，为什么他的脸上没有笑容？为什么他的目光那么幽冷，不带半点柔情？对了，他还在生她的气，故不再对她有一丝怜爱与宠溺？

“咳咳！”

一声轻咳，将凌语芊从恍惚中拉了出来。

他已经走了过来，坐在她对面的大椅上，整个脸庞更清晰地展现在她的眼前。完美的俊颜是那么的熟悉，日夜萦绕在她的脑海，只是……天佑根本不会用这种表情对她的，他从没这样对过她，他总说，她是他最珍爱的宝贝，是他永远呵护的小东西。

凌语芊痴迷发呆期间，贺煜则心头渐渐涌上愠怒和厌烦，他一直知道自己有一副好皮相，以致经常被一些花痴盯着看，不过，敢在这个会议室里如此放肆地盯着他看的女人，却是头一遭碰上。

眼前这个女孩，不得不说，长得的确很好看，很符合公关部挑选人才的最基本标准，而夏经理在递交名单时也特意提过她的名字。但照现在这种情况，不禁让人怀疑了，至少，一个优秀的公关部高级职员不该是这样的情商。

想罢，贺煜冷峻的面容更加阴沉，剑眉蹙起，深邃的黑眸迸出一记轻蔑的冷瞥，将手中资料往桌面一甩，起身准备离去。

凌语芊见状，急忙回神，跟着追上去，还不假思索地挽住他。

突如其来的举动，深深震住了贺煜，那柔柔、紧紧的触摸，让他神思恍惚了一下，但很快，他冷冷地叱喝出声，“放手！”

凌语芊仿佛没听见，继续牢牢拽住他，看着他冷酷无情的面庞，她感觉心窝遭到硬物重重捶打，带来难以言表的痛。

“再不放手，我叫保安了。”低沉的声音还是千年寒冰般的冷，贺煜极力忍住想甩臂的冲动，同时不停暗咒，看来夏经理是吃错药了，竟然招了一个疯子，对，绝对是疯子，一个长得漂亮极了的疯子，真是……暴殄天物！

凌语芊不得不松手，但发出了恳求，“贺先生，请你给我一次机会，请你别走，给我一次机会。”

按照贺煜以往的作风，他应该头也不回，然而不知怎么回事，他竟转过头，回到办公桌边。是那苦苦的哀求声吗？或是秉着对夏经理的器重和信任？又甚至……别的原因？

极力甩开这烦人的思绪，他集中注意力到简历上，一会儿再抬头时，面无表情地开始询问：“你在华尔顿酒店工作三年，且半年前才提升为公关部主管，照理说前景不错，为什么会辞职？”

真的是他！一样的声音！

凌语芊尚未平复的心情，霎时又激动起来。

“凌——小——姐！”贺煜极力忍住欲再起身的冲动。

凌语芊定神，下意识地应答，“因为……因为贺氏集团是G市数一数二的大机构，很多人渴望进来工作，我……我也不例外。”

“一般来说，大家都是先找好工作才辞职，你为什么是辞了再找，而且……你在简历上注明是昨天才离的职。”贺煜语调还是毫无波澜，冷傲的气息持续散发

着。

“由于……由于一些私人原因，我……我提早辞职了。”凌语芊又是答得断断续续，关于面试的应对，昨晚已在电话中和采蓝商量准备过，如今，她却是发挥不出来，她觉得自己的心好乱好乱，乱得她无法理清，不知所措。

贺煜眸光飞速一晃，继续提问：“那你认为，身为一个优秀的公关部主管，应具备什么条件？”

呃……呃……”凌语芊彻底语塞，再也无法回答出来，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脑子会一片混乱，什么也想不起来，什么也说不出！

贺煜见状，在心中暗骂了一声“Shit”，正好手机震动，看到显示屏幕上的名字，他冷峻的脸庞这才舒缓，快速接通手机，“彤彤——”

“煜，今晚一起吃饭？”电话那端，是一道非常动听的女声。

“嗯，想去哪儿吃？”贺煜神色更加柔和。

“听说我单位附近新开了一家越南菜馆，我们去试试？吃完还可以到公园走走。”

“行，都依你……下班后我去接你……嗯，拜。”

短短几句话，却让凌语芊如遭五雷轰顶，这极具温柔宠爱的语气，这醉人心魂的微笑，曾经是自己的专属，是天佑给予自己的专属，可现在，对象成了另一个女人。

彤彤！

那绝对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就像天佑曾叫自己芊芊一样，而且从他语调可看出，他们关系匪浅。

随着通话结束，贺煜也逐渐变脸，瞧着眼前这个女人再次“发病”，他发觉自己的怒火在持续飙升，这次，他伸手，在桌面重重敲打。

看着他满脸不耐烦的样子，凌语芊清楚自己理应排除一切杂念，好好应对当前的面试，然而她真的做不到，她无法克制心里的剧痛，曾经引以为傲的隐忍和淡定皆被刚才那通电话给摧毁。

她能确定，眼前这个英华大酒店的总经理，就是天佑，是她的天佑！她想从他眼中找到一抹熟悉，即便是……怨恨或悲愤都可，奈何没有！他对她，像完全没见过的陌生人，一个来他公司应聘、却在面试中表现得糟糕透顶的陌生人，为什